



治愈你的内耗

——读《幸得诸君慰平生》

□余慧

读到一本好书是要心存感恩的,比如这本我一口气读完的《幸得诸君慰平生》。作者故园风雨前,这笔名看起来饱经沧桑、老气横秋,文字里扑面来的却是旺盛的生命力和极强的感染力。

看她写《三碗面》,开头是这样写的:年轻时为了吃口正宗的水煮鱼,组织人冒着夜雪赶往七圣路的红京鱼餐馆,从北京的各城区出发,不乏边远郊区。我手机打成一颗鱼炭:统筹调度有车的接没车的,安排离得近的先跑去占座,为打折七拐八弯找关系套近乎,用尽了毕生智慧。最终大伙儿克服千辛万苦在店里聚齐,相拥相看,幸福激动到几乎流泪,与易北河会师好有一比。

这文字看得人口齿生津,恨不得立刻起床吃一碗面去。我都想好了,第二天要起个早去尝一下小区西边开了好几年的重庆小面。去过三次重庆,吃过正宗的重庆小面,眼下为了吃一碗小面再跑一趟重庆显然不现实,不如就近去尝尝。

最近有些丧,对生活的基本要求已经降到最低,实在不想为了一口吃食奔波。有时间还不如躺在椅子读一本书。似乎对生活少了饱满的热情,可能是因为我的能量不够。

感谢这本《幸得诸君慰平生》,给了我重启生活的能量。

作者原名杨云苏,她的文字鲜活,充满弹性。她的生活中充满了快乐、幽默、风趣的人和事。她的父辈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但他们在作者笔下,并不是刻板刻板平面的,而是个性鲜明,趣味盎然的。我们可能会羡慕她的幸运,怎么有趣的人和事都让她赶上了呢? 这其实得益于作者的观察力和感知力。

杨云苏,70后,生于成都,老家上海。曾在央视担任纪录片导演、制片人,从业二十余年。她的人生轨迹与三座城市有关,成都、上海、北京。这三座城市的内涵不言而喻,给予了一个生命鲜活而丰富的养分。书中写到她在这三座城市生活的一些经历,每一段都在她的人生中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

书中写到她的一些亲人,都是十分有趣的人。比如:《四个买菜的男人》,他们分别是我爸、我大伯、我姨夫、我丹叔叔。我爸买菜买得坏,什么带疤的海椒、茄茄子、糠心萝卜、花期已过的西蓝花;我大伯却堪称大师,给菜贩讲道理,能激励一个奸商走上正道;我姨夫对蔬菜的爱,是阳台上成捆的红油菜、白油菜,论打的菜脑壳,扎成垛的莴笋……我丹叔则用可怕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精神去买菜。

本书的精彩远不止这些,须得亲自阅读才能感受到那会心一笑或抚掌大笑的愉悦。

即便是相似的生活,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感知到的。杨云苏的这份感知力似乎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

你看她写的《月下小人》。5岁的小人儿,“被十几对青年男女用作约会的利器”“我的社会价值达到了一生的巅峰”。她目睹了十几对青年男女的情感历程,在叔叔阿姨们谈恋爱的时候,很听话地跑远“看鸟,看云,看草,看天,我真是天资聪颖,知道绝不能回头看他们”。那份察言观色,知情识趣,真不是一般5岁小孩儿能够达到的。

她写《配不上她》,写的是童年的小伙伴一个叫作漾漾的姑娘,邻居们眼中的“瓜娃子”,就是人不太灵光的意思。文字的表面是欢乐的,其实里面是有些伤感的,这其中是作者的悲悯之心。

看杨云苏的文字,起初会觉得她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就算有不好的事情到了她那里也全都化解了,这是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啊。并不完全是,本书的后半段,她写了《我需要很多阴天》《朝云暮雨 阴晴圆缺》《稀有的黄昏》《苦清气息》等。从标题来看,就能感受到一些伤感的气息。我个人很喜欢《稀有的黄昏》这篇,“凭良心说,我们这里的黄昏拿不出手,尤其到了这个季。不鲜明,不清楚,稀里糊涂的,跟前左右都没界限……但这种拿不出手的、病歪歪的、次品的黄昏,是我的黄昏”。每一个字都像敲在我的心上。

《金钱珍》是新版的增加部分。把我看笑了,又把我看哭了。金钱珍是姨妈奶奶和街坊们眼中无比做作的一个人,爱出风头、争强好胜,作风还不那么好,可她生意又柔软多情……人性的复杂,在作者的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像是铆足了劲儿要为金钱珍写一部“正史”,以颠覆人们口口相传的“野史”,来为金钱珍正名。作者是仁慈的,善良的。文学本身就是与人为善的一件事。

《金钱珍》我是当小说来读的,它有着极强的故事性却有着散文化的叙事方式,结尾部分出人意料,却十分自然,并没有当下小说那种炫技式的故弄玄虚,看得人哪哪都爽快。高明的作者一定是用真诚打动读者的,而不是靠炫技。

王开岭在序中写道:给人快乐是需要才华的,也是值得人间答谢的。人世总是悲苦的,我们需要一些杨云苏这样的人,带点甜,带点咸,飘着香气和几粒芝麻……

感谢在我有些丧的日子里读到这本书,有趣的文字,有趣的灵魂,将差点掉入黑洞的我拉出来。深夜看完了这本书,第二天一早,当我走出家门走在广阔天地间的时候,天那么蓝,树那么绿,我深深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这人间依然值得。

毕飞宇十五年后出品的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在《收获》上刊登后,我先睹为快。毕飞宇思维敏捷,我参加过他作为嘉宾的一场读书活动,他说话字字暗藏机锋,吐槽人性,当然有小说家的夸张,眼神中有一丝狡黠。

他的文字当然好读,画面感极强。《欢迎来到人间》讲的是外科医生傅睿的故事。傅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高贵、干净、帅气、业务精湛、家庭美满,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但在这些完美表象的背后,面对世人的疾苦、现实的荒谬,傅睿作为医院骨干医生的压力,渐渐凸显出来。他失眠、自省,一心想拯救他人,却独独忘了拯救自己。

小说开篇以广角镜头的方式,把第一医院在城市“寸土寸金”的重要位置显示出来,并且特别交代了医院年营业额是个天文数字。文字当然也是气势磅礴,其中一句“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汪曾祺),窥见出毕飞宇也是汪老的粉丝。第一章是说傅睿与需要做肾移植手术的十五岁女孩田菲之间的故事。作为田菲的主刀医生傅睿见惯了生老病死,也很少和病人及病人的亲属产生情感联结。2003年非典结束后,受非典后遗症的影响,肾移植患者存活率急剧下降。单说傅睿手里的患者,就因并发症已经走掉六个。有个细节很动人,田菲故意把自己没生病之前的照片掉在地上,傅睿医生帮她捡起来,照片中是个非常清秀的瓜子脸女

当天使来到人间

□青弋

孩,而生病后的田菲脸肿得像圆盘,已判若两人。面对这个花朵一样的生命,傅睿发自内心地想要拯救她,第一次给病人作出了承诺:保证治好你。其实不论从医学还是科学角度,医生对病人都没有任何百分之百的确定与承诺。田菲的爸爸老实巴交、爱女心切,在女儿做手术前硬要塞傅睿一只红包,红包里竟然还有零钱,可见经济状况捉襟见肘。傅睿当然不收,却被强行摁住说:“你不收我不放心。”然而,手术却没有成功,傅睿被“医闹”,差点被打,是护士小蔡帮他挡了。他倒不介意“医闹”,他在意的是怎么没能救回田菲。再高明的医生,手术台上也会死人,而傅睿是把患者的丧事带到自家床上的人。他失眠、磨牙、无欲、恐惧、紧绷,整个人坠入一片黑暗。

看到这,读者基本明白了小说的主题是欢迎傅睿来到人间,他一直与这个世界很疏离。傅睿家境良好,父亲是第一医院退休的书记。傅睿并不靠父亲,而是以自己的手术刀而闻名。妻子敏鹿是大学同学,他们的相爱却不是在校园,而是毕业后的相亲。因为傅睿在学校里鹤立鸡群,独来独往,“他是薛定谔的猫”,在,又不在。只有傅睿的母亲闻兰清楚儿子的个性,傅睿“热衷于额外的承担,也满足于额外的承担”,但是对于具体的人与事,很难走心。对亲近的人,很冷漠。闻兰有一次在厨房剁鸡,左手划破了,刀口

文章真处性情见

□桑农

为伴侣,方能挽此颓波,重新振作,此书乃当选矣。”由此观之,林贤治对孙犁的评论有失偏颇,自不待言。当然,林贤治的话也有其特定的语境,如何理解则又另当别论,在此不赘。

孙犁晚年的遭遇,其实不过是知堂中年遭遇的重演。本书《灯下常伴<夜读抄>》一文,谈到知堂《夜读抄》也是一部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读物。一九二七年,国内形势大变,知识分子进一步分化。知堂走上一条不同于鲁迅的道路,文章也转向枯涩苍老、古雅道劲。一部分读者认为他愈加炉火纯青,一部分读者则认为他逃避现实、思想落伍。文中转引了知堂《闭户读书论》里两段文字:“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谈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变成活书,可以养生,可以不懿欤?”“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它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作者认为,《夜读抄》就是以史为鉴,来观察现实生活并加以批判的思想结晶。

书中还有一篇《知堂草木虫鱼文之再欣赏》,也具有类似的品鉴思路。在作者看来,知堂的草木虫鱼文绝不只是介绍一点知识趣味那么简单,而是别有深意存焉。他同样关注当时政治环境下的复杂心境与写作动机,再次转引了知堂自己的文字:“现在实在无从说起,不必说到政治大事上去,即使偶然谈些儿童或妇女身上的事情,也难保不被

很深,鲜血淋漓。她尖叫着冲出来,读初中的傅睿正在做作业,他只是抬了一下头,毫无表情。所以,自始至终,她能理解儿媳妇敏鹿的难。

在小说《欢迎来到人间》中,毕飞宇也写出了医院的众生相。比如傅睿的同事郭栋,来自于农村,却有一股子野蛮生长的狠劲,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敢要。他医术也很高明,红包收的,情人半公开的,家里的妻子也摆得平的。在现实生活中,他皮实、扛打,如鱼得水,混得风生水起。护士小蔡也是底层出身,一路遇见各种男人,投怀送抱,依然没能找到托付终身的伴侣。因田菲的死亡连累小蔡为自己受伤,傅睿对小蔡有一份愧疚在心。在精英私人宴会上看见小蔡被有钱的患者家属包养后,他就一心想拯救小蔡。于是,傅睿脑海中不断地出现拯救这个、拯救那个的幻想,身边、家里发生的具体事情却漠不关心。

傅睿失眠更加严重,精神状况并未好转,经常恍惚惚惚,出现幻觉。

一个终日为病人看病的医生 ,最终自己成了病人。

小说运用大量的意识流手法,述说天使傅睿来到人间后,怀揣着理想主义,却最终被现实打得落花流水的残酷命运。也许毕飞宇想告诉读者的是,生而为人,谁也别想拯救谁,只能自渡。哪怕你是天使,也不行。

看出反动的痕迹……现在便姑且择定了草木虫鱼,为什么呢? 第一,这是我喜欢,第二,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吧。”

有人主张“同情的理解”,有人主张“理解的同情”。《钧台随笔》的作者正是朝着“理解”与“同情”合一的方向努力,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写下了一些透彻精辟的篇章。其中某些片段寄意深远,读来感同身受,让人浮想联翩。例如《也读<广阳杂记>》的结尾:“《广阳杂记》除了那些有助于了解那段历史的逸闻轶事,还有一些是专写作者本人的内心活动与感情世界的,由于是心灵实录,我们至今看来还会引起一丝同情与感伤。如有一次他寄寓在一座寺庙里,突逢一场‘狂风怒号,雨如覆盆’的极恶天气。他静坐室内听风雨声,不禁想起故人‘死已过半’,而今尚存者,也如‘深秋败叶,零落萧条,天各一方,不能聚首’,不禁悲从心来,于是,他当即拿起笔墨,在雨窗前将他这些新老朋友(约三百余人)的‘性情学问’一一记录下来,以备来日‘暇时披阅’,‘以代把晤’。全文写得字字有情,感人肺腑。于是我想,刘献廷所写的这部《广阳杂记》绝非一时消闲之作,从其整体来看,是带有那个风雨交加的特殊年代的斑斑痕迹的。”

翁同龢有诗联云:“文章真处性情见,谈笑深时风雨来。”以上这段文情俱胜的言辞,庶几近之。

智勇续前盟 功盖三分国

——读《三国志·邓芝传》札记

□汪微

说实在的,吴蜀联手抗曹的策略虽已实施十多年,但时有漏洞,譬如争夺荆州、关羽遇害等事件都直接导致两国几近水火不容。邓芝入吴,孙权心有余悸,对双方再次结盟的前景缺乏信心,因此故意拖延不见。邓芝紧急上表,称两国再续前盟也是为吴国的利益考虑,并非只为蜀国。孙权终于动心,召见邓芝,不过还是要来个下马威,架起烹人的油鼎,杀气腾腾。邓芝从容不迫,昂首入见。试想,此时吴蜀两国刚刚经历夷陵大战之痛,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邓芝欲以三寸不烂之舌让孙权下定续盟的决心,谈何容易? 但是大智大勇的邓芝自有其制胜法宝,就是待以诚恳、晓以利害。此时孙权仍对曹魏的欺诈式拉拢抱有幻想,甚至对魏称臣,并准备送人质与魏,邓芝一计见血地指出:“蜀有重险之故,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又一再提醒他,曹魏是我们共同的敌手,万万不可轻信它包藏祸心的花言巧语。邓芝深知,孙权此时担心蜀国难以对付,有倚赖曹丕之心其实是出于无奈。才有彻底消除孙权的顾虑,才能让他下定决心奔魏亲蜀。于是邓芝紧紧抓住孙权的软肋,提出一旦送人质去魏国,不仅是吴国的耻辱,还必然导致魏国得寸进尺,很可能会要求吴国太子人魏充当人质。如果不从,魏国就会以此为借口大动干戈,到那时恐怕江南之地就不会再归东吴所有了。孙权听了如梦初醒,痛下决心与魏决裂,与蜀再续前盟。邓芝不辱使命,为“东联孙吴,北拒曹魏”战略立下了不世奇功。

关于邓芝临危受命、出使吴国的外交意义,我还想多说几句。论理,原先吴蜀之盟的破裂,孙权应当承担较大责任,仅是采用不光彩的手段篡改孙权、杀害关羽,已属天理难容,所以刘备发愤图强的兵燹血夷陵,从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美]托马斯·巴菲尔德

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作者提出游牧力量在与中原接触时所交替采取的“外部边界战略”和“内部边界战略”问题,指出游牧帝国对中原北部地区统治的周期律,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基于集权化与分权化之上的机制性更替过程。

《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

[美]苏成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

[美]苏成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法律史领域研究性犯罪问题的经典之作。书中运用了唐代以来的大量法律史文献,聚焦清代社会中寡妇、娼优、雇工、乞丐等底层人物,用比较史的眼光对性行为管制、寡妇守贞、光棍例、卖娼等问题进行分析,还原真实案例,展现了微观视角下的平民婚姻,以及女性短缺、妇女歧视等现象。

《工厂日记》

[法]西蒙娜·薇依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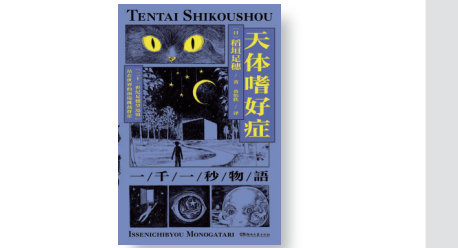
《工厂日记》

[法]西蒙娜·薇依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为了像被压迫者那样感受压迫并尽可能真实地追求她所认为的自由社会,1934年12月,薇依抛下哲学教师的身份,进入工厂。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她轮流做切割工、包装工和铣床工,经历疾病、事故、解雇的折磨,遭受服从、羞辱和不公。这种残酷性给她留下了终生的烙印。

《天体嗜好症：一千一秒物语》

[日]稻垣足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天体嗜好症：一千一秒物语》

[日]稻垣足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是来自未来的外星人? 你有过“影像以超越文字的速度撞进眼脸”的阅读体验吗? 稻垣足穗曾说:“我平常的所有写作都是在为这一作品作注。”本书收录了足穗有关宇宙乡愁、机械装置之梦的幻想文学作品、独一无二的关于宇宙及空间的探讨,以及在无限憧憬中写下的有关飞机的文章。

